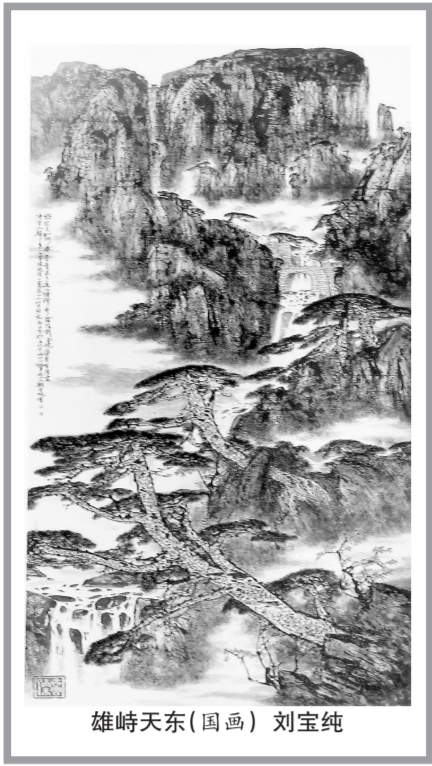


名家新篇



雄峙天东(国画) 刘宝纯

聊斋闲品

仰望

王月鹏

除了星空,我不仰望任何的人与事。包括对太阳,我也拒绝仰望,更愿意从草木的成长来感知阳光的照耀,做出感官判断。有的时候,太阳是冰冷的。没有什么可以照亮我的灵魂。我的灵魂是被擦亮的。

在熙来攘往的人流中,我想开辟一条自己的路。当一滴水告别河床,它已经不再畏惧干涸。在一滴水里掀起最狂野的风暴,在一滴水里写下对远方的渴望与对源泉的回望,在一滴水里写下对这个世界的怕和爱,在一滴水里寄托自己,成全自己。

一滴水,甚至无力拯救一株干渴的麦子。一滴水,可以将太阳的光辉折射。一滴水,以最卑微的姿态,与太阳之间保持了遥远的关联。有的人哪怕是在一滴水里,也可以洞悉大海的秘密;有的人即使沐浴在阳光下,内心也总是长满青苔。

拒绝二元对立思维,同时也警惕所谓的“多元”。很多时候,“多元”不过是缭乱和无序的代名词。对于一个作家来说,如何在缭乱中固守属于自己的位置,是一件不易的事情。所谓边缘化,所谓中心说,在我看来都是有问题的。文学仅仅是文学,是一个人对世界的理解。不必理解所有人的理解,事实上我们一直在寻找那些能够打动和拓展我们的理解。

对于我所处的时代,我别无选择。对于时代中的具体的人与事,我想尽可能做出自主的选择。我承认被裹挟的存在,惟其如此,我更看重一个人的选择。

我时常凝视那些经典作家的照片,他们的眼睛有一种历经沧桑之后的纯净与深邃,这是我所以为的美,美得让人窒息,为之动容。那些已逝的岁月里,曾经有过这样的生命存在过,真是这个生命的幸运。我无法完全理解这样的生命。理解这个生命的一部分,对我来说已经足够,它让我面对纷纭世事的时候不再焦虑和不安,让我从此相信我所经历的一切——那些打击我的,阻遏我的,其实都是未来的一笔财富。我将在某个遥远的黄昏,回想和讲述这一切。

艺术界并不比这个社会的其他领域更洁净。我对艺术界的失望由来已久,太多的虚张声势,太多的衣冠楚楚,难以掩饰一颗粗鄙的心。

那些大师的眼睛,让我想起夜空中的群星。我仰望群星,它们发出冷冷的光。一股来自艺术的神秘力量,在我的体内发生,它不需要任何言语,就已彻底征服和改变了我。我所书写的这片土地,倘若也是一枚邮票大小的地方,我想把这枚邮票贴在自己小小的心上,寄给遥远的未来。在未来的某个时刻,有个人将收到一封没有邮戳也没有地址的信,里面装着的,是一颗曾经跳动过的心。在那个年代,它跳动过,也纠结过。

新书架

《那几年,卡夫卡》

孙坤荣

本书收录了卡夫卡的四次旅游日记;其中1911年1月—2月在北波西米亚地区,1913年9月在维也纳的部分是独自所写。而在1911年8月~9月,1912年6月~7月,卡夫卡与挚友勃罗德约定同行并写同一题材的日记,所以本书不仅收录了卡夫卡的日记,而且将其挚友勃罗德在这期间所写的日记也全部包括进去,读者在阅读时可以两相比较,看看这一对挚友在面对同一客观事物时的相同或不同反应,从而发现更加真实的卡夫卡。

二位作家从不同的角度描写了在旅行途中所见到的自然和人文景观,及各自的看法和感受,二人著作互相点题,互相印证,互相补充,交相辉映,独到之处却又耐人寻味。于今日来看,此书不仅体现了伟大作家的艺术品位和独特见解,更对研究20世纪初欧洲各地的风土民情有着非常宝贵的参考价值。

——那绝对是一场空前绝后的激战。明德哥说起那场赛事,总是要先抚摩一下那条残腿。

你们想象不到,那是怎样的一场决赛。快二十年前的事了,至今我还记忆犹新,历历在目啊。明德哥说到这里,就会眯起双眼,仿佛在追回那场渐渐遥远的记忆。有等不及的孩子就会问,明德哥,是省运会的足球决赛,对吧?明德哥是被激醒了,端起茶杯,慢慢地抿上一口,接着说。

是省运会足球决赛。当时的情况非常严峻。咱们市队和省直代表队的金牌数量持平,都在等着最后一块足球决赛的金牌了。咱们是啥,清一色的业余千军。集训了不到3个月。可就咱这些业余千军成了运动会上的一匹黑马,一路过关斩将,干倒了上届的亚军,季军,硬生生和上届的冠军碰上了。

明德哥,你是踢什么位置的? 什么位置?前锋。知道吗,我那时的速度,那叫一个快。百米在11秒,我要是抢断突破对方的后卫防线,那就没有人能够追上我,除非他犯规。

明德哥在老街开了一家牙科诊所,见到有病人来了,就连忙放下手中的杯子,挂起拐杖,把病人往诊所里让,对孩子们摆摆手,你们先坐着喝茶,咱一会接着说。

等明德哥送走了病人,出门时,孩子们已经把点心消灭干净早走人了。明德哥就会慢慢地收拾起杯子,自言自语地说,好汉不提当年勇,当年勇噢。

明德哥关了店门,然后回到他那小房间里,打开电视,等着看足球节目。明德哥屋子里没有啥摆设,一台电视却是老街上最好最高级的,每天的选台

情。在财产共有的基础上浸润血脉的信息。所谓大屋和祖屋如同一个大缸,兄弟乃至妯娌一并泡在家族的酒浆里,情分抵达筋骨,气味相契。

这种情形,在五四时期被视为封建守旧,曾被声讨砸烂。然而,在当时社会保障样破败的境况中,父母衰老、兄弟离散,遇到当头之祸去找谁帮助呢?小家庭不堪摧折,还是兄弟更有力量,因而砸不烂。

于是,中国社会诞生出一种奇特的伦理关系,即“友道”。它是从儒家的兄弟观念延伸到社会的一种亲密纽带。这个道是什么?

——姓氏不同,血缘不同,籍贯不同,社会地位和文化背景也不一定相同,但变成兄弟。他们完全可以像亲兄弟一样剖肝胆胆,有福同享,有难同当。文前提到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是这一现象的文学缩影。

梁山好汉几乎每人都有一样优异本领。本领是他们的“好”。而在大宋王朝,“好”并没有什么出路,因为世道太差。所以他们每个人都“憋”住了,人人都是死棋。抱成团之后,他们才舒展。除了“好”之外,他们第二个鲜明特征是“汉”。汉者,男人也,大丈夫也,其核心含义不在于性别,而在义。

义,在儒家思想里不及“仁”的地位高,但在民间,义比仁的影响大得多。研究中国社会和中国草根思想史的学者也许会忽略“义”的巨大作用。它鲜明地存在于先秦的荆柯直到现今的百姓心目中。

它民间,它潜藏,它血性,它招之即来,它服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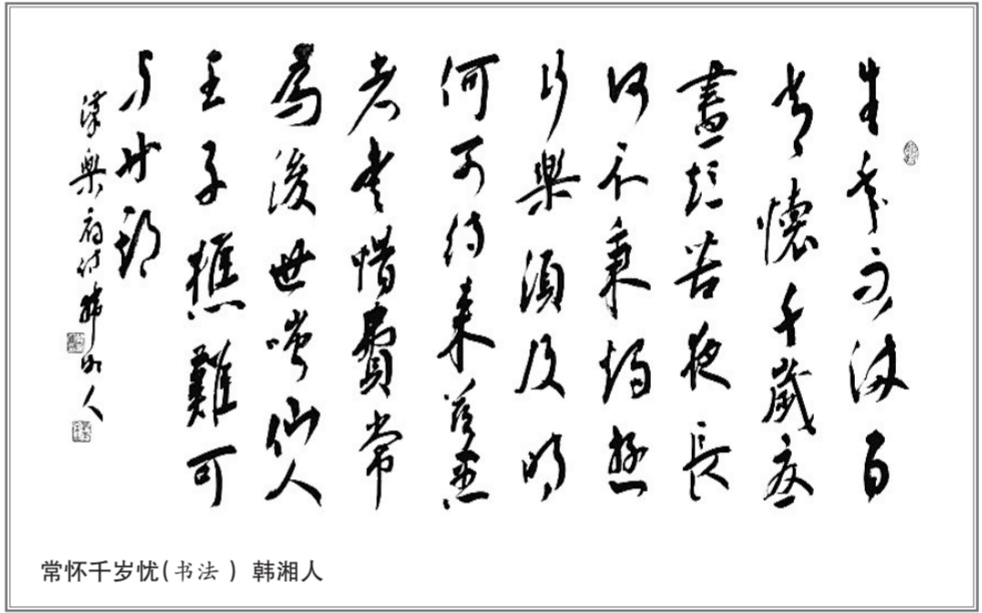
公理,它甚至是神秘的巨大能量。

梁山的人氏“好”而“汉”之,个个成全了理想。他们未必个个本领卓绝,宋江就是最没本事的一个。但结为兄弟,能力让位于情谊。只要讲义气就足够了。因为中国人心目中的“兄弟”,并非拳击协会。它诉之于感情,寄托于心灵。虽然自己有亲生兄弟,但渴望更多的兄弟,并以亲兄弟事之。兄弟可以多到不限数量,广至四海之内。虽然这种关系可以成为帮会的基础,它仍然是中国人美好的传统之一,它的靶目标是消弭分裂,趋同和谐。人们从中看到,中国文化中感情力量的巨大。

友道是一种大道。南怀瑾称之为“特殊社会”。它的思想基础包括了孔子、墨子和游侠三种思想的结合。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一旦拜了兄弟之后,比同僚更讲仁义。没有仁,大家做事就缺少见容于社会的道德准则,无根基。而没有义,互无相助,称不上兄弟。

不要认为“兄弟”只存在于古代,只存在于底层,只存在于黑帮当中,决非如此。如今的大学生共居一个寝室,也排老大、老二……毕业多年,他们也以此相称,感情笃实。高层之间也有兄弟情谊,这些兄弟并非仰慕座次,而在渴望亲情,渴望在有限的血缘内的兄弟之外扩展更多的手足之情,为之愉悦与悲伤,为之奉献与奔走。他们什么也不图,只为那个彼此的称谓:兄弟。

泰戈尔说:有一次,我梦见大家素不相识,醒来后,才知道我们原来相亲相爱。



常怀千岁忧(书法) 韩湘人

微型小说

明德的神话

刘建超

几乎都是固定在体育节目。墙上粘贴着大幅的足坛明星的画,半面墙堆积的是全体坛内容的报纸杂志。

明德哥也是三十几岁的人了,还是单身一个。我问过明德哥,干吗不给我找个瘦子。明德哥嘿嘿笑着说,我这个样子谁能看上我啊。再说了,娶个媳妇多一口人,还不得跟我抢电视啊。过结婚的人都笑道,遥控器啊,永远在你手里拿着,不信,回家去看看。我还真的回家看看,家里的遥控器还真的总是在母亲的手里,偶尔在父亲的手里,也是母亲一努嘴,父亲就赶快换频道,直到母亲选中了满意的台。有时,父亲想看的台被母亲占着,自己就出去到街口看别人打牌。我还真的羡慕起明德哥了。

我不知道听过多少次明德哥讲的故事了。那次两军对垒,一方是有着骄人战绩根本不把对手放在眼里的省直队,一方是全凭着一股冲劲闯进决赛的黑马。比赛一开始,省直队就凭借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,大兵压境,轮番朝对手的门前轰炸。上半场没有结束,就攻进了两个球。主场球迷的呐喊助威声

震耳欲聋,把黑马队的队员都给喊晕了,自己还玩了个乌龙球。上半场结束0比3落后。中场休息,带队的副市长亲临球员休息室,给大家鼓劲,教练啪啪地拍着自己的胸脯,激情得热泪盈眶。队员的火气被点燃了。下半场一开始,个个就跟上了发条,满场横飞。省直的队员体力明显不支,一个接一个倒地抽筋。黑马队越战越勇,竟然连扳3球,打成平手。加时赛,明德哥快如脱兔,对方后卫根本就阻拦不住。禁区内,在明德哥准备起脚时,对方后卫狠狠地蹬踹在他的左腿上,可以听到骨头咔嚓的断裂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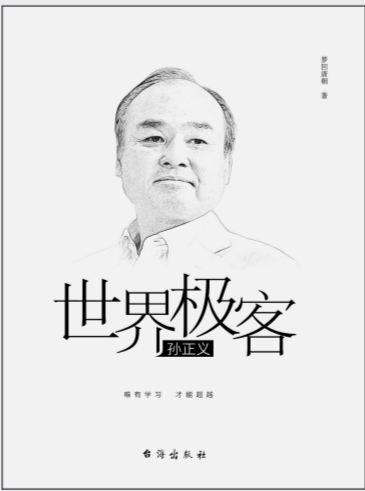
点球。明德哥艰难地站起来,稳稳地站在了罚球线上。明德哥说,当时几万人的球场忽然静得能听到钢针落地的声音。他已经没法助跑,就在原地起脚,球画出了一道优美的弧线,直挂对方球门的右上角。明德哥没有听到欢呼声,他眼前一片黑暗,倒在绿茵场上。队友们去抬他时,看到他的右腿已经整个扭了180度。

明德哥的故事让老街的孩子们很佩服。市里只要有足球赛,明德哥就会被孩子们簇拥着去体育馆,和明德哥一起欢呼一起呐喊。

我父亲在体委工作,父亲说,市里在历届省运动会上,足球从来就没有进过前四名。母亲说,明德哥打小就害了小儿麻痹症,从没有离开过双拐。没事多去帮帮明德哥。

我还是爱听明德哥的故事,爱听他讲那段神话时的神情。 ——那绝对是一场空前绝后的激战。明德哥又在讲他的那场赛事。

连载



世界极客

国内名气最大的游戏软件公司——哈德森公司。哈德森公司由工藤裕司和工藤浩两兄弟创立于北海道的札幌市,最初以销售电信设备和摄影器材为主业,后来进入个人电脑销售领域,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制作游戏软件,曾推出过《桃太郎传说》《冒险岛》《星际战士》等经典游戏。

哈德森不但是软件制作和销售商,还建有自己的批发网络。孙正义在筹备大阪展览会时,第一个就想到哈德森,于是向工藤兄弟发出了邀请。由于拥有自己的展区,工藤兄弟理所当然地拒绝在软银展台上展示自己的软件。

虽然当时拒绝了孙正义的邀请,哥哥工藤裕司对孙正义这个人却产生了兴趣。后来见识到孙正义在展览会上的表现,工藤裕司改变了想法。展会一结束,他就委托弟弟工藤浩去东京约见孙正义。

就在为《电子图书馆》的出版而奔走之际,孙正义接到了工藤浩的邀请电话。他立即放下手头工作,赶到了哈德森位于东京的办事处。他早对哈德森有所了解,想与其合作,但在《电子图书馆》出版的过程中,他又有了进一步的想法:就像东贩和日贩一样,他要使软件厂家的独家代理商,这样才能充分掌握话语权!

“我想和贵公司签订独家代理合同。”他一见工藤浩就语出惊人,“贵公司可以通过软银把所

有软件发售到各个商店。” “竟然想跟我们签订独家合同,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!”工藤当时心想。他轻蔑地说:“我们公司的软件销售一直是通过《MY-COM》杂志和Nidek(一家电器销售公司)进行的,如果你签订了独家代理合同,我们的销售额度怕会减少吧?”

“不会的。”孙正义说,“你只要选择了我,我会以比现在多几十倍的利润来回报你。因为我不会使用任何不规范的销售方法。” 见孙正义似乎有意指责哈德森的销售方式不当,工藤有些生气。

然而平心而论,哈德森的销售渠道确实有些单一。当时,哈德森的销售渠道主要有两条,一条是通过在电波新闻社旗下的《MYCOM》杂志上刊登广告以获得订单;另外一条就是委托Nidek公司进行销售。显然,软件的主流销售渠道应该是遍布各地的门店,而想要让软件进入门店,必然要通过大型的软件批发商。

趁工藤迟疑之时,孙正义一鼓作气地说道:“我想把软银做

日本第一的软件批发公司!” 工藤听得张大了嘴巴。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自大的男人,但他还有一种感觉,这个狂妄的小子说的话很可能会成为现实。

“请继续说下去!” 孙正义说道:“如果贵公司的软件销售由我来做,我可以帮你打开东京的市场,这里才有更加广阔的天地。做生意只有不断扩展疆土才能求得更远的发展,为什么要局限在小小的札幌呢?” 听到这里,工藤终于下定了决心。哈德森虽然在东京设立了办事处,实际上并没有打开东京市场。他不由暗自可惜:为什么没有早点儿认识这个厉害的家伙呢? “好吧,请你准备好3000万日元的保证金。” “没问题,我会尽快解决的。”与工藤完成口头协议后,孙正义立刻赶回公司,与财务主管商量筹集资金的事。 “我需要3000万和哈德森签订独家代理合同。按当初的协定,这3000万应当由我和研究所承担一半……”